

王跃文●著

# 淑水河 之 烟雨红尘



漓江出版社

KUSHUIHEZHI  
YANYUHONGCHEN

XUSHUIHEZHUYANYUFENGCHEN

王跃文●著

# 淑水河 之 烟雨红尘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淑水河之烟雨红尘 / 王跃文著. —德宏: 德宏民族出版社,  
2002.9

ISBN 7-80525-659-4

I. 淑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.1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7528 号

淑水河之烟雨红尘

王跃文 著

\*

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(潞西市青年路 1 号)

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

\*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30 千字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\*

ISBN 7-80525-659-4/I · 192

定价: 21.00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丹妮与何春宇 ..... | 15  |
| 第 三 章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24  |
| 第 四 章 | 丹妮与何春宇 ..... | 31  |
| 第 五 章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49  |
| 第 六 章 | 丹妮与陈大鹏 ..... | 56  |
| 第 七 章 | 丹妮与王岚 .....  | 72  |
| 第 八 章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85  |
| 第 九 章 | 丹妮与何春宇 ..... | 91  |
| 第 十 章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107 |
| 第十一章  | 丹妮与陈大鹏 ..... | 114 |
| 第十二章 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124 |
| 第十三章  | 丹妮与何春宇 ..... | 130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四章 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142 |
| 第十五章  | 丹妮与陈大鹏 ..... | 149 |
| 第十六章  | 丹妮与杨庆 .....  | 160 |
| 第十七章  | 丹妮与高军 .....  | 175 |
| 第十八章  | 丹妮与杨庆 .....  | 186 |
| 第十九章  | 丹妮与王岚 .....  | 201 |
| 第二十章  | 丹妮与杨庆 .....  | 209 |
| 第二十一章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216 |
| 第二十二章 | 丹妮与高军 .....  | 225 |
| 第二十三章 | 丹妮与赵林 .....  | 233 |
| 第二十四章 | 丹妮与高军 .....  | 240 |
| 第二十五章 | 丹妮与赵林 .....  | 252 |
| 第二十六章 | 丹妮与王岚 .....  | 271 |
| 第二十七章 | 丹妮与赵林 .....  | 283 |
| 第二十八章 | 丹妮与阿良 .....  | 312 |

## 第一章

# 丹妮与阿良

一位女子，浑身素白，脸庞白晰而消瘦，眼窝子有些深，眸子亮亮的。不知是白天，还是夜里，也不知在哪里。只有这漂亮的女子。阿良想看清了她，却不敢正眼去望。突然一声巨响。阿良慌忙四顾。再回头望去，那女子就不见了。

阿良猛地睁开眼睛，心脏突突地跳。梦便忘了大半，好生遗憾。

雷声还在继续，像千万匹烈马在天边狂奔，经久不息。阿良有些说不出的惶然，身子虚虚的，就像飘浮在地

狱里。雨先是淅淅沥沥，继而暴烈起来。不知什么时间了，阿良不去理会。没了睡意，睁着眼睛发呆。闪电扯得房间白生生的，如同魔窟。阿良在想那位女子。他平时做梦，总同自己的真实生活有关。哪怕是做那种难以与人言说的艳梦，同枕共衾的，也是他熟识或见过的真实的女人。可这位浑身素白的女子，他怎么也想不起是谁。

阿良同人玩笑，总说自己在流亡，不过没有去沧州或伊犁，仍呆在荆都。他说这是一种软流亡。终日蝇伏在家，读书或是写作，倒也乐得自在。不在书斋，就泡茶馆。除非至友，概不会晤。荆都的天气越来越有脾气了。时序已是春季，可没能让人感觉出一丝暖意。阴雨连绵，冷风嗖嗖。这个晚上，雨下了个通宵。

早上，雨慢慢停了，却阴风大作。还没来得及吃早饭，电话就响了。表姐接了电话，应付几句了事。阿良早被电话搅得有些神经质，听到电话铃声胸口就发紧。便嘱咐表姐，一概说他不在家。老表姐照顾着阿良的生活。那些挖地三尺都要找到他的朋友，就打他的传呼。传呼机颤动起来，他总要先查商务通，看看是谁，再回电话。

上午十点多钟，表姐接了个电话，照例说他不在家。表姐放下电话说：“是个女的，说有急事找你。”表姐看上去有些不安。阿良笑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她硬要找我，会打传呼的。”表姐也有些不敢接电话了，生怕话回得不妥，误了什么大事。表姐没读什么书，对文化人便天生地敬重，总以为阿良是做大事的。阿良便暗暗自嘲。我能做什么大事呢？一个流亡者！

没多久，阿良的传呼机颤动起来。他查了商务通，没

这个电话。陌生电话，不管它吧。可他又想自己是个琐事拖沓的人，有时朋友给了电话号码，没有及时存进去，过后就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怕万一真是哪位朋友呢？迟疑片刻，还是回了电话。

不料是位陌生女士，讲普通话，声音很好听，似乎还让他的耳边感觉到一种热浪。“阿良先生吗？对不起，你不认识我。我是你的读者，很喜欢读你的小说。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。”

看来她知道阿良在家里。既然她不介意，阿良也就不觉得难堪。他道了感谢，便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她说：“没事，只是冒昧地想见见你。”

阿良不想见人，很客气地说着些推辞的话。常有热心的读者朋友约他，他都婉言谢绝了。他实在不敢答应陌生读者的约见。家人和朋友都嘱咐他别同陌生人见面。天知道是些什么人呢？人心叵测，谨慎自处吧。阿良也知道自己应该小心些了。他的小说很让一些人不高兴，说不定别人会想什么法子对付他的。比方荆都那位神功大师、著名慈善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就硬说阿良的哪部小说影射了他。大师的一位大弟子居然托人传话，说要对他如何如何。阿良听了，淡然一笑，也请这位朋友传话过去：“神功大师能在千里之外发功取人性命，就请他在北京、珠海或是香港朝我发功吧，看我是不是在荆都就地毙命，或是七窍流血。”阿良传话过去快两年多了，他依然活蹦乱跳。他想大师也许真是位慈善家，不忍杀生吧。话虽如此，阿良还是很谨慎。他怕别人使出下三滥的手段，就从不答应同陌生人单独见面。他独自出门，腰间总别着匕首。作家多少

有些狂想症的，他便总想像自己如何对付下三滥：唛地一声，匕首出鞘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真是好笑。

也许是作家的职业毛病，阿良遇事总喜欢胡思乱想。原本没影的事儿，叫他一番形象思维之后，就跟真的一样了。比方，朋友约他吃饭，突然冲进几个警察，从他身上搜出毒品。他百口莫辩，只好进了局子再说。如果摆不平这事，他就只好蒙受千古沉冤了。他去宾馆会朋友，房间里没人，门虚掩着。突然进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女人，不由分说就脱衣服。又是几位警察冲进来，他也就说不清了。从此熟人和朋友们都知道阿良还有这等雅好。阿良每次这么瞎想之后，并不觉得自己神经兮兮。这可不是虚拟的电影场面，而是当今国际上很流行的政治战术，叫“搞臭法”。大凡对那种道德形象很好的政治对手，没办法弄倒他，多用此法，屡试不爽。

中国已是全方位同国际接轨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向西方借鉴的呢？阿良常看见这样的新闻：警察采用此法抓嫖客。警察买通妓女设局，引嫖客上勾，警察便黄雀在后，逮个正着。嫖客自认倒霉，由警察几千几万地罚去。如此高明的搞臭法，竟被派上这般下流的用场，真是糟蹋了。

阿良说了很多客气话了，就是不答应见面。可这位女士很是执着和诚恳，说非同他见见面不可。阿良只恨自己没有钱钟书先生那种幽默，讲不出姬和鸡蛋的风趣话。女士的声音突然忧郁起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个残疾人，脚不太方便。我的经历相当坎坷，同你说说，说不定对你的写作有用处。”

阿良就有些不忍了，说：“真不好意思。我很感谢你

关心我的创作。我们约个时间吧。可我现在手头正忙着，你看十号行吗？”

女士的语气平淡起来，说：“好吧，十号。南方大道有个茶屋，叫银杏居，我们在那里见面行吗？你可以记下我的电话。”

阿良记了电话，又问：“对不起，还没请教你的芳名俩。”

“我叫丹妮。”她说。

阿良放下电话，心里陡然涌起某种说不清的感觉。他本想推脱的约见，这会儿又嫌时间约得太晚了。十号，还得等上一个星期！

整整一天，那位女士的声音总在他的耳边回萦，似乎还伴着她温热的呼吸。那声音好像具有某种魔力，叫他不由得去想像她的长相、年龄、职业，等等。她的声音绵而圆润，这声音应该属于一位曼妙而温柔的女人。他几乎忘了她说自己是位残疾人。

可是没到十号，阿良突然离开了荆都。九号，他应朋友邀请，飞到昆明去了。不是他有意爽约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昆明新知图书城的老总李勇先生是阿良的朋友，一定要请他过去参加十周年店庆。李勇真是个奇人，十年前，他以祖屋作底，告贷三万元，开了个小书店。如今他却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。他的财富就像一个核反应堆，以惊人的速度裂变和增殖。在阿良的眼里，总看不出李勇哪个地方像有钱人。李先生说过一个掌故。有次在飞机上，他巧遇一位著名笑星。这位笑星望见他就笑了，说：我演

小品，就是你这套行头。原来，李先生穿着皱巴巴的西装，脚上居然还是波鞋。唯一显得豪华的是他的肚子，腆得老高。阿良就同他开玩笑，说，中国人的皮带大抵上有三种系法：系在肚脐眼以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；系在肚脐眼以下的是企业家；正对着肚脐眼系着的就是老百姓了。李先生拊掌大笑。

临上飞机，阿良本想要打电话告诉丹妮的，后来还是忍住了。心想，说不定她过后想想，见他本不太乐意见面，就不再联系了呢？那样也好。这些天，他总是矛盾：有时想尽快见到她，有时又想不见她算了。

这几天，他真有些神经兮兮了。每天晚上都会梦见那位浑身素白的女子。头一个晚上，那位女子远远地望着他，目光有些哀怨。他不太在意。第二天晚上，又是同一位女子，朝他憨笑。他就觉得很奇怪了。到了第三个晚上，那位浑身素白的女子又飘然入梦。他就有些惶恐了。

他的惶恐不单因为梦，还有别的缘由。这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，他自己也害怕想起。他的家族神秘而怪异。从远祖开始，他家族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个疯子，而且都是在四十岁以前发疯。所以每一代人，在四十岁之前，都是提心吊胆活着的。在没有人发疯之前，你望着我像疯子，我望着你像疯子。直到终于有一个人疯了，没疯的人才会松了一口气，安安心心活好下半辈子。这是一个极其伪善而残忍的家族，人人都希望靠别人发疯来拯救自己。

阿良这一代，兄妹四人，他是老大。他的两位弟弟和妹妹，都暗自以为他必然发疯。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，自己关在家里写小说，而且写的都是些不讨人喜欢的东

西。这不是疯子是什么？可看上去弟弟妹妹都很关心他的，总是说，哥哥，别想那么多，过自己喜欢的日子，才是最要紧的。他知道弟弟妹妹的心思，也不怪他们。他也觉得自己也许真是快疯了。他的很多言行，别人觉得不可理喻。他想，自己如果命中注定要发疯，躲是躲不的。即使他疯了，也可以庇佑家人平安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，只要想到弟弟妹妹会为他们自己没有发疯而庆幸，他的胸口又会隐隐作痛。

犹豫再三，他还是打了丹妮电话。“丹妮吗？你好……”没等他说下去，她就说道：“哦，阿良先生。我早就打你家电话，又打你手机，关着，还打了你的传呼机，没见你回。”阿良忙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的传呼机没有办漫游。我已到了昆明了，还要去大理、丽江、版纳。”她沉默会儿，说：“哦，是吗？”听她声音，除了失望，似乎还带有些嗔怪。他只好连连道歉：“真是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这边朋友邀我过来，走得急，就忘了告诉你了。”她像是突然回过神来，语气轻松些了，说：“祝你旅行愉快。”

阿良是午睡时躺在床上同丹妮通的电话。这些天，他晚上总是失眠，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又总是做梦。中午不补睡一下，下午整个人便像被药晕了的鱼。可挂断电话，他怎么也睡不着了。“哦，是吗？”丹妮的声音老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。她这声音越是琢磨，意味越是说不清。她实在只是一位从未谋面的读者啊！他其实也没必要心存歉疚，可胸口却哽哽的。

登机前，阿良打了丹妮电话：“丹妮，你好，我是阿良。我今天下午三点左右抵达荆都。”

“哦，好吧。”丹妮的声音平淡得几乎有些冷漠，他隐隐不快。他想残疾人多半性格有些怪异，不放在心里吧。

云南的云就是多，飞机很长时间都是在云中穿行。平时独自旅行，不论是在列车上，还是在飞机上，阿良都喜欢闭目假寐。闭着眼睛可以完成很多睁着眼睛无法做到的事情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可今天不行。只要双目合上，就有位浑身素白的女子在他的脑海里飘忽。就像摄影一样，那女子一会儿被拉得远远的，只有那双眼睛仍亮得灼人；一会儿那女子都被推到他的眼前，长长的睫毛几乎戳着他的眼珠子了。原来只在夜里出现的梦境，如今白天也揪着他不放了。好几次，他从幻觉中猛然睁开眼睛，几乎惊恐万状。他干脆睁开眼睛，望着舷窗外。却见大团大团灰黄色云块，很坏心情。

舷窗外终于晴空万里了。他知道，飞机已离开云南上空。极目远望，彩云万顷，煞是壮观。恍惚间，他便感觉自己离开了机窗，正坐在软软的云端里遨游。这时，却见天之尽头，五彩云幔间，有位裙裾飘逸的女子御风而行。一眨眼，那女子又遁身而去。天边又是云海茫茫。

他惴惴然完成最后的旅程。刚到达出口，传呼机颤动起来。一看，是丹妮。他竟然把她的电话号码记住了，真是奇怪。他本是个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经常弄错的人，好几次给朋友留了并不存在的电话号码，很是尴尬。“你到了是吗？”丹妮问道。他说：“到了，正在出口处。”她问：“今天有时间见面吗？”他马上答应了。便约好晚上七点半

见，仍是在银杏居。

阿良到家时正好四点半钟。洗了个澡，余下时间是找些事情混过去的。这三个小时竟十分难熬。他总预感这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，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故事。真是莫名其妙。他知道自己这么神不守舍的毫无道理，可分明有某种预感躲在他身体的某处角落，时不时探出头来，撩他一下。

有的人越活越清醒，老了就大彻大悟；有的人越活越糊涂，老了就昏聩顽冥。阿良还不算太老，也不是很年轻了，就有时明明白白，有时懵懵懂懂。比方预感，他就是将信将疑，信多于疑。曾经有很多预感都神秘应验了，他便疑心苍天之上真有某种怪力乱神，时刻俯视着芸芸众生。所以平日打碎了什么东西、听说了什么凶言、做了什么怪梦，总会让他迷惘：这是否又兆示着什么。

时间分分秒秒地逼近七点半，阿良紧张得脑瓜子嗡嗡响了。越来越害怕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他可并不是没有同女士单独会晤过啊！晚上连续不断的梦境，白天须臾不离的幻觉，早让他有些魂不附体了。

说到女朋友，也是弟弟妹妹觉得他像疯子的征兆。他有很多女朋友，都是些冰雪聪明的女孩子。弟弟妹妹很关心他的婚事，想早些知道他会同哪位女子结婚。可他总令他们失望。“早点儿成家吧，一个人终究不是个话！”弟弟和妹妹不止一次说过同样的话。阿良却想：他们其实是在对我进行心理测试，推断我可能发疯的日期吧。

七点十五，阿良赶到了银杏居附近。他没有马上进去，拐进旁边一条小巷子，不安地徘徊着。不知是因为丹

妮，还是因为怕疯的心结，他感觉心脏几乎跳进了喉咙处，堵得他呼吸不畅。他感觉就像酒醉乱性之后，又要硬着头皮去接受可怜女人的斥责。他屏气调息，好不容易让自己平和些了，才从小巷子里钻了出来。

侍应小姐问他是不是丹妮女士的客人，便带他上楼，推开一间叫紫蓝的包厢。

天哪，阿良惊得几乎要喊出声来。包厢里坐着的，简直就是他夜夜梦见的女子！不过并不显得消瘦，也不是一身素白。丹妮穿的是黑色羊毛套裙，晃一眼，便见三处雪白：脸蛋、左手、右手。他马上想到一种花：梔子花。这是一种洁白而清香的花，开在夏季。梔子花本是微显淡黄的，叫浓郁的绿叶拥簇着，便雪一样白。

丹妮望着他，浅浅地笑，远远地伸出手来。他知道她不方便起身，便躬身过去，同她握了手。他在她的对面坐下来，道了几句客气，仔细打量她。却见她眼窝子都同他梦见的一样，微微有些深，格外明亮，又有些迷离。

丹妮并不像他通常遭遇的那样，说他的小说如何好看。她只是望着他，突然说了声：“没那么高。”她这话没头没脑，他一时懵懂了。他想，她也许是说我没有从照片上感觉的那么高大，便自嘲道：“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如何伟大。”

丹妮却没有同他说她的故事，只是听他胡侃。既然她说自己的经历很曲折，也许就是些不堪回首的事吧。这就得让她想说的时候再说，他不能像记者采访那样，直接向她提问。不论同谁聊天，先生或者女士，如果对方口讷，阿良总滔滔不绝。他并不是抢风头，或是有发表欲，实在

是怕冷了场，弄得尴尬。可他这毛病，在他的弟弟妹妹看来，也是快要发疯的先兆。人在疯病发作前，要么就突然沉默寡言了，要么就突然口若悬河了。他的两位弟弟和妹妹，多次夸他的口才越来越好了，说他原来并不怎么会说话的，现在都成演说家了。他明白他们的意思。

丹妮一手支住下巴，头偏着，听他东扯西扯。他毫不吝惜自己的口水，说上一阵，就停下来。见她只是微笑，他就只好又说下去。说什么呢？总不至于谈文学吧？他便同她说这次云南之行，丽江古城、玉龙雪山、可爱的纳西姑娘、大理的风花雪月、版纳的热带雨林。她总听得入迷，不时又微笑一下，好像是对他演说的奖赏。

无意间，他发现丹妮的目光里隐约游离着某种不明物质，叫他忍不住想去琢磨。这种感觉稍纵即逝，似有还无，让他暗自惶惑。他背膛有些发热，便脱下外衣。不料丹妮突然大笑起来，弄得他不知所措。原来，她看见了阿良腰间别着的匕首。

阿良因匕首闹笑话，这是第二次了。有回在大街上，也是觉着热了，他脱了西装。一位巡警追上来，飞快地缴了他的匕首，严厉斥责道：“这是管制刀具！”他平生头一次体会到被管制的滋味。巡警便要查看他的证件。他只好笑着，掏出身份证、工作证。没想到巡警看看他的证件，再望望他，笑了起来：“原来是阿良先生，你开玩笑吧？带着这家伙干什么？”他嘿嘿笑着，说：“老顽童，好玩呗！”巡警把匕首还给了他，嘱咐他别把它露在外面。

阿良把这故事告诉了丹妮，说：“习惯了。不过今天是无意间带着的。”她又笑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就说嘛，对付

我一个残疾人，还用如此大动干戈？”然后她又问：“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好玩才带上匕首的。”阿良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我的小说得罪了一些坏人。”她的脸色便有些沉重，微颦轻叹。

不觉就十点多了。他怕太晚了，她会不方便，就说：“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”她颌首而笑，说：“好吧，你先走一步，我不送你了。”阿良躬身过去，同她握了手，点头道别。他刚准备拉门，丹妮突然说道：“今晚很开心，谢谢你！”

阿良是独自走着回家的。满脑子理不清的意念。他尽量走在行道树的阴影下，好安安静静地收拾自己的情绪。今天很晴朗，夜晚的风更见清爽。他走着走着，突然笑出了声。人也似乎清醒多了。心想自己怎么回事？本以为会发生些什么的，却平安无事。难道是自己无意间在期待着什么？

阿良本想过几天约丹妮的，她却先打了电话过来。照样约在银杏居，紫蓝包厢，晚上八点钟。见过了丹妮，他以为就算了结了什么。到底是什么东西被了结了，他也说不清楚。依然是夜夜做梦。梦中女人好像同丹妮略有出入，却似乎就是她。阿良总忽略了她的残疾。那位梦中女人也从来不见走动，不是御风而行，就是坐在他对面，目光幽幽地望着他；或是独自弯在床上，微微咧着嘴憨笑。那天见面，阿良也没有注意她的双腿，就连她穿着羊毛套裙也是他眼睛的余光感觉出来的。现在每天清晨，他醒来之后，总舍不得睁开眼睛，仍想回到梦境中去。他原本惧